

怀念善秋伯伯

俞百忍

秋风瑟瑟,冬至将至,那些远去的先辈们在那边可安好?我幼年丧父,家中常有许多父母的老领导、老战友来探望、聚会,和我母亲共叙革命斗争年代的难忘岁月和战友情谊,其中包括新四军老战士善秋伯伯。他与我父母是“同志加兄弟”的革命战友,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四十多年,但那黝黑的皮肤、棱角分明的面容却时常闪现在我眼前。

红色交通员

善秋伯伯,姓徐名善秋,1911年出生在儒岙镇东山村一个贫农家庭,1941年10月入党,是我县地下党新东南区的政治交通员。

善秋伯伯与我父亲俞渭滨、母亲俞月隐结识于1944年初。当时,因浙江省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、反共老手顾祝同根据蒋介石“限期剿灭浙东共匪”的密令,为歼灭“限期剿灭浙东共匪”的密令,为歼灭天台水南村建立了浙东绥靖指挥部。顾祝同委派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竺鸣涛任该部指挥官。因竺是嵊县人,所以他属下的各处室头目大都是嵊县、新昌人,我父亲的胞兄俞渭川被授予少将军衔,出任浙东绥靖指挥部党政处党务科科长,代理党政处长。

为粉碎敌人围剿,根据谭泽龙的指示,中共嵊新县委领导邵明、魏湘生要求我父母利用俞渭川的关系,设法潜入浙东绥靖指挥部,收集军事情报,为我所用。父亲当时被日本鬼子抓捕,打断三根肋骨、受尽酷刑后,保释回家养伤,但作为一名党员,执行上级指示是刻不容缓的。于是,父亲借俞渭川回新探亲之机,向他要求:日本佬在新昌盯牢我,请求大哥带我去天台谋差事。俞渭川学历高、办事干练,很受竺鸣涛器重。在他的撮合下,父母到绥靖指挥部谋职一事终获成功,我父被任命为党务科少校科员,母亲任少尉宣工队员。潜入指挥部后,父亲很快摸清了该部的机构设置、武装力量、武器装备。善秋伯伯受组织指派,赶到天台和我父亲接上关系。从此,他和我父母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。

善秋伯伯头戴凉帽,穿着一身破旧的对襟衣,腰间缠着一块“料绞”,中间斜插着一个竹杆烟盅,脚穿一双草鞋,打扮成一个地道的挑夫。在父亲受上级指派潜伏在浙东绥靖指挥部的岁月里,善秋伯伯多次往返新昌、天台,把父亲收集到的重要情报直送四明山浙东区党委或报送嵊新县委。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要抓捕的新嵊地下党名单、顾祝同与黄绍竑的密电抄件、敌人围剿四明山根据地的高级军事会议记录和军事行动方案等,都是由我母亲用米汤写在一些无关紧要的“家书”的字缝里,上级领导收到后用碘酒一涂,情报文字就显现出来。善秋伯伯不顾个人安危,经常机智地将情报折成小条,嵌在凉帽棕丝或油纸中间。为此,父亲他们受到了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的嘉奖。

机智脱险

1945年5月,中共新东区委遭到敌人破坏,新东区委书记王群和俞伯才等人被捕入狱,形势十分险恶。父亲闻讯,即派地下党员王燧耀赶赴儒岙,通知新东南区委书记潘景炎迅速采取应对措施。潘连忙清理家中文件、资料,但人员还来不及转移。5月28日凌晨,浙江保安处二团三中队突袭儒岙镇,包围了潘景炎家,将在现场的潘景炎、钱爱珍、丁大章、善秋伯伯等11名党员群众逮捕。面对这群荷枪实弹的豺狼虎豹,善秋伯伯临危不惧。只见他上身赤膊,嘴衔老烟盅,不慌不忙,机智地挑起潘景炎家里的一担粪桶,面带笑容地说:“我是潘店王家‘做年’的。”敌人打量了一番挑着臭哄哄的粪桶的“老农”,掩着鼻子挥手示意快走。就这样,智勇双全的善秋伯伯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善秋伯伯脱险后,马上通知新东南区区党委委员潘震,并和他一起赶到嵊新奉中心县委,汇报了新东南区遭敌人破坏、潘景炎等人被捕的情况。鉴于新东南区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,善秋伯伯就留在了四明山游击纵队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。

一件皮袄

袁方勇

在硬木沙发上的他,如果话说多了,就会气急,咳,会胀红脸。我不忍父亲多说话,当场就将皮袄接过来穿上,并且笑眯眯地告诉他:爹,你看,我穿这衣服多合身,好像是为我定制一样的呢。

这皮袄穿上后,我就基本没换洗过。去年冬天,我就穿着它风里来雨里去,闻香识花,淡看云雨,登高望远,下滩濯水,掬地种菜……有这件皮袄在身上,心里总暖暖的。每次穿着它去看爹,我总忘不了在他跟前夸它是如何如何地为我遮风挡雨。这时候,父亲会张嘴呵呵地笑。我看到他没有牙齿的嘴里已经变得空洞,五味交杂,但我仍把一脸的得意呈现给他。

父亲给我的皮袄,其实是一件人造革,没穿几个月,领口便起皱开裂。人造革的事,我到最后也没

1945年9月20日,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:浙东、苏南、皖南部队北撤。此后,善秋伯伯融入革命的大洪流,北撤山东,在抡林弹雨中转战南北,直至全国解放。

喜结良缘

1949年5月22日,新昌解放,县城里锣鼓喧天,我父母正忙于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。此时,已故战友梁福祥烈士的遗孀俞喜娥阿姨带着儿子,从大市聚乡下来到城里,母亲连忙热情接待,安排他们住在我家。1951年10月,善秋伯伯经过淮海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渡江战役,解放大西南后,从西南军区载誉转业,回到新昌。父母看到善秋伯伯戎马一生,40多岁尚未成家,就有意介绍喜娥阿姨与他为妻。

喜娥阿姨有些守旧,认为自己30多岁了,结婚有点难为情。母亲向她宣传刚刚颁布的新婚姻法,同时介绍善秋伯伯的革命经历,赢得了她的认可,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当时,喜娥阿姨头上梳着旧式妇女的团头,母亲亲自给她剪成齐耳短发,人也容光焕发了。

善秋伯伯与喜娥阿姨结婚,父母带我去参加婚礼,地点在柴行口土产公司宿舍。结婚仪式完全是喜事新办,未置办酒席,由我父母主持了一个茶话会,县长王士英和县委各科负责人到会祝贺。大家吃着瓜子、糖果,畅谈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、新生活,其乐融融。

善秋伯伯历经过地下斗争、游击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,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都没有显赫的官职。部队转业后,从土产公司调到供销社,从食品公司调到副食品公司,许多战友都走上了领导岗位,他却一直是一个股长。他始终如一,不忘宗旨,不改初心,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基层第一线,从不炫耀自己的革命经历,从不伸手向组织要官讨薪。他逝世后,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,唯一让后代引以为傲的是,那些承载着他那段革命经历的军功章。

有告诉他。衣服到底是什么质地,在我看来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但我知道,父亲在意这个,我宁愿让他相信,这是一件真正的皮袄。父亲对皮袄有特殊的感情,那年我出差乌鲁木齐,买了一件小羊皮的马甲背心给我娘。我娘走后,父亲一定要我将这件小羊皮背心烧给她,说是我娘喜欢。

今年冬天,我穿上皮袄的时候,拉链不顺溜,擦了很多次蜡也没用,但我依然穿上了它。日子过得很快,父亲过世半年多了。寒冬离我越来越近,黑暗也离我越来越近。

阴了许多日的天,今天出了太阳,但仍有丝丝寒意。我必须穿着父亲给我的这件人造革衣服,这样,也许还会有很多温暖。

(2017年11月26日中午于新昌至杭州车上)

季节总是在不动声色中转换,又到了穿羽绒服的时节。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,可我总觉得你还在。

一年多来,好几次想写点关于你的文字,但一次次都没有动手,因为一想起来,还是忍不住心头发紧、鼻子发酸。今天,降温了,我又穿上了厚厚的冬衣,不知怎地,也想到了你。“老爸,你在那边还好吗?”

一年前,也是秋冬转换的时节,也是气温骤降的日子,你就这样静静地躺进了ICU病房,那么平静,那么泰然,完全不知道窗外温度的变化和亲人那一颗颗比气温更冷的心。我每天都会去看你,轻轻地呼唤着:“老爸,好醒过来了,你睡得太长了。”我轻轻地为你擦着脸,说道:“爸,看你的油性皮肤呀,又出了一脸的油。我帮你擦干净,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清清爽爽的。”我轻轻地握着你的手,希望能拖住你离去的脚步。我轻轻地用棉签给你的双唇沾上温开水,问道:“爸,嘴干不干啊?给你喝点水吧。”我轻轻地为你盖好被角,叮嘱着:“爸,时间到了,我要出去了。明天再来看你,你等着我哟!”虽然,你什么也没说,但我相信你一定都听得见,一定都知道。

看着你的各项指标一天天恶化,我们不得不接受你即将离去的事实,也不得不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此生我接受的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——为父亲写悼词。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,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要为父亲写悼词,可大姐的一句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”,让我无路可退。想到这也许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,我还是极不情愿地接下了这个内心无比排斥和抗拒的任务。坐在办公室,打开电脑,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。想着此刻父亲还在医院里那么宁静地睡着,而我却要写送别他的悼词,泪水便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我赶忙起身反锁上办公室的门,生怕同事被我的模样吓着。想着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,我的思绪是紊乱的,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文字去总结你的一生,仿佛任何语句都无法准确地描述你。我知道,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,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。后来,我是在怎样纠结与挣扎中完成这项任务的,我已记不得了,只希望你能对我的总结感到满意。

2015年10月30日,一个雨天,你住进ICU病房的第五天、我写好悼词的第二天下午,你停止了呼吸。你是在给我们为你准备后事留足时间吗?这符合你做事一向严谨的风格。你就这样静静地走了,没有一丝痛苦,也没说一句所谓的遗言,走得很安详。我想,这也正是你想要的最好的结局吧。

关于葬礼的一切,我不想回忆,只在此向所有前来送父亲最后一程的亲朋好友、领导同事、街坊邻居表示感谢!虽然才10月底,天气却出奇的阴冷,穿着羽绒服的我

外卖趣事

王晓君

外卖这门行当,培养了一大批懒得做饭的人。这懒谁不会啊,只要有机会,哪个都想懒一懒。以前一个人时,基本都是方便面充饥,现在好了,不想做饭时直接点外卖。“饿了么”和“美团”上的美食外卖琳琅满目,还时不时搞促销,对一些白领精英和懒惰的主妇们实在是诱惑不小、实惠不少。这不,像我这样懒得出奇的人,订外卖都已订出经验了。有时要求肯德基只配鸡胸肉,有时要求便当店多加根香肠,如此种种,店家一般都会照办。一日订了世贸的川菜馆,我特意在备注上加了一句:“请老板打包打得密实一

点,冬天容易冷,非常感谢。”外卖送到后,发现包装盒外又仔细围了一圈塑料膜,老板在外卖单上手写了一句:“我让骑手揣怀里。”后面还画了个笑脸,一看把我乐得不行。哎呀,这店家实在太可爱了,从来不用评论的我赶紧上平台好好地赞一番。

其实,很多事情,态度很关键。所谓“伸手不打笑脸人”,彼此乐呵呵地对待,会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味而充满阳光。

总觉得，你还在

杨琳

竟然还时时瑟瑟地发抖,你们的关心是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温暖。

一年多了,我常常觉得你还在。我总觉得只要我转身,就会看见你在小区里散步,微笑着站在路口看着我,对我说:“你回来了,快些来,饭已经好吃了。”有阳光的冬日,每次经过姐姐家门口,总以为你还坐在门口那把老藤椅上,眯缝着眼睛、晒着太阳,远远地和我对话:“今天姜楠要上什么兴趣班呀?车子开得慢点。”开门上班的时候,似乎你就站在我的小院里,问我:“上班去呀?早饭吃了吗?你胃不好,一定要记得吃哟。”我在院子里伺弄花草的时候,仿佛随时都会听见你拄着拐杖走过来的脚步,边走边问:“又买了什么花回来呀?别买太多,浇水也很累人的。”然后用拐杖指着那些树木说,哪棵树该施肥了,哪棵树该修剪了。周末的清晨,恍惚中听见楼下老人说话的声音,我都以为是你在唤我,竟总是不自觉“哎”地应出声来。挂在门前海棠树上的鹤哥又在学你的咳嗽声了,好多次我急急地打开窗户,却不见你的身影。甚至在为人做菜时,我都觉得你还照常早早地坐在了餐桌前你固定的位子上,一边品着红酒,一边等着我烧的下一道菜端上桌,还不时表扬道:“我小厨烧的菜好吃。”多少次午夜梦回,依然见到你坚毅的身影在向我挥手,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追赶着你,却被自己的呐喊惊醒于湿润的眼角。

我去你的墓前看你,给你送去秋日盛开的菊花,告诉你:“想我了,就托梦来吧。我也好想你,我总觉得你还在。”望着墓碑上相片中的你永远挂着我熟悉的笑容,那时常出没在我心底、陪伴了我四十多年的笑容,原来,你一直都在,永远。

世间,多少事,走着走着,就成了回忆,回不去了;多少人,走着走着就成了故人,再也未见。时光的沙漏,在指缝间缓缓流逝,握不住生死的过往。许多曾经的不经意,都成了不可去握的永远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都是如此。珍惜,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。(2016.12.14)



古窗印象(剪纸)
梁均婷 作